

琉璃影

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张洁。每个人的生命年轮中,都有意无意中留有一部个人的阅读史或文学史。



春花夕拾

以“静心读书”为创立宗旨的思南读书会,更愿意用与读者分享好书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8岁生日。

■ 吴玫

8年的思南读书会,8年的静心读书

金理、btr、梁捷、黄德海、方岩和李伟长,担任“思南读书会八周年特别活动:静心读书”嘉宾和主持人的六人中,有三位是我的朋友。然而,我却没想过要事先了解一下活动的核心内容,因为,我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无非是要回顾自2014年2月以来思南读书会走过的8年成长路。即便如此,我也要去现场听听朋友们描述的思南读书会与我心中的那个思南读书会,是不是高度重合。

到2022年2月11日,每周六下午2点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的思南读书会,已进行了383期。383期,我没有到现场的场次,一定是有杂事在身。我喜欢思南读书会的氛围,一群素不相识的爱书人,为了一本或者几本书,为了一个或几个嘉宾,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拢到复兴中路505号,听嘉宾们围绕着一本书或几本书侃侃而谈,并在活动的间隙和活动中,交流彼此的读书心得。在碎片化阅读似乎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我们非常落地用最传统的方式获取知识和乐趣,其中的欣喜,是手指飞快地在智能手机屏幕上划拉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那位读者太疯狂,以至于我忘了那一场思南读书会的主角是哪一位老作家。她是费力拎着一只小编织袋挤到我右边坐下的。思南文学之家,距离上海著名的商业淮海路不远,我以为这位普通话里夹带着浓重福建口音的读者刚刚在淮海路购过物,编织袋里则是她的“战利品”。谁想,活动一结束,她便将小编织袋拎上了台。

许多像我一样好奇得没有离开现场的读者纷纷举头望去,只见她,从编织袋里掏出一本又一本书来,在嘉宾面前垒起了两小堆。我们看到,两小堆都是那位作家不同时期出版的作品,她告诉作家,她是从老家特意赶到上海来参加读书会的,就是想让她作家在她用30多年收藏的作品中任选几本签名。我看到,那位作家沉默了片刻。沉默的内涵是什么?我不敢妄自猜测。但我被这位读者的举动感动得坐在现场久久不肯离去。

在自诩为思南读书会“八年员工”的评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的记忆里,一定储存着很多类似的故事。我曾经听他说起过,每个星期六他的作息时间通常是这样的:起床吃罢早餐后,便外出踢一场球。踢罢,大汗淋漓,去面店吃一碗面。一碗面落肚,赶紧回家洗澡,换一身正装就出发到思南文学之家,参加思南读书会。所以,李伟长几乎是383场思南读书会的全程参与者,在8周年特别活动上,他难道不应该讲一讲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精彩的读书会现场故事吗?

然而,以“静心读书”为创立宗旨的思南读书会,更愿意用与读者分享好书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8岁生日。所以,从李伟长手里接过话筒的《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直接进入主题发布了首份“思南年度书单”。

这份书单,在“思南读书会八周年特别活动:静心读书”活动之前,已在思南读书会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只是,岁末年初各家媒体都在推出自己的书单,迟来的“思南年度书单”到底有什么特色,如若没有听过方岩的一席话,还真不好甄别。

“这是一张用复合的视野构筑的复合的书单”,经方岩这么一提醒,再仔细阅读首份“思南年度书单”,我发现入选由“年度长篇小说”“年度小说集”“年度非虚构”“年度诗集”和“年度人文社科”等五个大类组合而成的书单的书目,维度的确非常开阔。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李宏伟的长篇小说《引路人》、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克拉拉与太阳》、沈大成的短篇小说集《迷路的人》、郭爽的短篇小说集《月球》、露西亚·伯林的短篇小说集《清洁女工手册》、陈福民的非虚构作品《北纬四十度》、伊险峰和杨樱的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卡洛·金茨堡的非虚构作品《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张新颖的诗集《三行集》、林白的诗集《母亲》、布罗茨基的诗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下)》,以及高峰枫的《维吉尔史诗中的历史与政治》、许宏的《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等三本人文社科类书籍。

所谓的维度开阔,至少有这样几个层次,一是不再拘泥于文学作品,二是哪怕是文学作品题材也颇为多元,三是入选作品作者的年龄跨度令人欣喜。

不过,仔细阅读着这份书单,我最感诧异的是,由思南读书会旗下的《思南文学选刊》和《小说界》联合推出的书单,居然“越界”到了社科领域,为什么?《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的解释是,“文学不该越来越狭窄,将方方面面的社科内容纳入,是尝试恢复文学源远流长的活力,让文学更加生机勃勃。”基于这样的解释,囿于书单再长也容纳不进19位由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组成的评委心目中的好书,首份“思南年度书单”在主榜之外,还添加了一张副榜,邀请评委每人推荐一部个人特别欣赏却最终未能入榜的作品,所以,副榜里的那些书,更能显现评委个人的阅读趣味,因而,那份书单里的每一本书,都情调饱满,如嘉宾金理推荐的《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梁捷推荐的《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新澳殖民地生态变迁》、btr推荐的《流俗地》。

这次活动在台上6位主持人和嘉宾喜悦又轻松的闲聊中结束。有意思的是,主持人再三提醒嘉宾们分享他们在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说着说着,他们又将话题集中到了读书这件事上,黄德海说他的时间都用来研读古籍了,而方岩呢,读完了李宏伟的《引路人》和林棹的《潮汐图》,“因为,不少评委都投票给了《潮汐图》,可惜,这本长篇小说出版于2022年1月。”方岩的话,惹得读者在活动结束后纷纷围向小书摊问:有没有《潮汐图》?

仰望张洁:爱,是真的不能忘记的

■ 老九

作家张洁于1月21日在美国因病去世,我才突然发现她已经是85岁高龄了。

印象中,她一直是一个中年作家,甚至是一个大姐一样的角色。那时,我们在校园传阅和讨论她的小说,能感受到文中那股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近年她封笔不写小说,改为画画,画油画,并举办影响不小的画展。我也没有多少诧异,因为作家里会画画的多,中国文化中琴棋书画与文学原本如影随形,当代作家中的汪曾祺、冯骥才、贾平凹、肖复兴在写作之余,也经常以书画面世。这是一种悠久也优良的文化传统,古代文人中许多都是书画大家。但我看到张洁画展的消息,看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专门去观展,献花,在感觉温馨之余,脑际显现的依然是她笔下的人物:顾明华、孙长宁、钟雨、曹荆华,柳泉……还有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的母亲。无论她的绘画达到了多么高的成就,在我心目中,她依然是一个小说家。她让许多读者最不能忘记的,也依然是优秀作家。

张洁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作家,她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无字》,还有中篇小说《方舟》《祖母绿》等作品具有广泛影响。她是当代作家中第一个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当代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三项国家奖的作家,殊为不易。

新时期文学中的作家是幸运的,他们的一篇文章出笼,可以一夜红遍天。作为读者,我们也读到大量震撼心灵的当代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

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王蒙的《悠悠寸草心》、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竹林的《生活的路》、李国文的《月食》、张贤亮的《灵与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当然,还有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等短篇小说。她这三个短篇都获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

那时,我和我的同学还会唱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歌曲,歌名叫作《青春啊青春》。当然,许多观众和听众只对歌熟悉,也会唱,但并不知道于这个歌曲最重要的小说作家。我们作为文学青年就不一样了,我们会自以为是地分辨,这首歌好听在什么地方?有歌手的功劳,有词曲作家的功劳,有电视剧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功劳,但追溯溯源,最有功劳的当是小说作者,是我们的作家张洁。我们不由分说地认定,张洁才是这条“长江”的“沱沱河”!

在《有一个青年》这个作品中,作家展示出的时代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精神环境。张洁应该是最早敏锐地发现了那一代青年在“没有教养、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掩盖着的痛苦和追求向上的心”,这样的形象颇似现今的“葛优躺”,貌似颓废而其实未必。作家以新的视角诠释当时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并试图触摸他们深层的心理需求,即肯定、引导和善意的对待。这种发现和表现,是很暖心的。老作家冰心也对这个作品点赞,她说主人公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的故事,让他看了满心的安慰和喜悦。

张洁早期最有分量的作品,当属

《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时,有许多关于这个作品的评论。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诘问,但更多的是肯定的评论,拨开迷雾,让我们对小说的题旨理解更深。年少时,我们学校教写作课的老师,还在晚自习的时间,于图书馆的阅览室举办讲座,文科理科的同学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来听。那位老师,分析人物性格和其形成的原因,分析社会对人物性格所起的作用,明显系统读过相关的诸多评论,才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客观比较,然后对评论进行评论。

听了老师的讲座后,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还要再单独座谈,评价老师的讲座,好在哪儿,不在哪儿。我们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再一次挑出来,仔细欣赏品味女性作家特有的清丽和诗情。这是张洁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出道即巅峰,这非常了不起。一个非文科出身的作者,起步即上高原,这其中的文学准备和天分,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分析文中的人物是带有时代伤痕的,但这种伤痕的表现方法,显然与《班主任》中的谢慧敏和《伤痕》中的王晓华不同,主要区别是在文本上更加细腻和诗意,文学性更强。张洁在作品中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政治蒙昧的诗意启蒙之路,这些启蒙方式都应借助于诗意的方式去实现。孙长宁作为一位“文革”政治硝烟中的蒙昧的林区少年,不仅能出淤泥而不染,而且令人惊异地成长为新时代音乐人才,靠的正是来自作品中另一个人物梁启明的诗意启蒙。诗意启蒙是中国驱除政治蒙昧的理想路径。多年之后再回头读这篇作品,还能感觉其文学性的魅力依然不减。

《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的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作者欲借此悲剧告诫

人们:在人的婚姻生活里,除了道义、责任和传宗接代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爱。爱情总是那么凄美,苍白平庸的生活还会让爱情之花更加凋敝。但小说让人阅读后,能从中感受到一种韧劲,一种向上的力量。那就是坚守和睿智,会让爱更美。

在网络上无意中看到一个20岁的女孩在阅读这部小说后的留言,称作品给她强烈的震撼。前段时间她在纠结自己是不是要找一个男朋友试着了解相处,因为她不想太晚结婚。阅读了作品后,她改变了想法,她会再静静地等候和寻找,等那位触动其灵魂的人。她承认自己不是现实主义者,她的爱情也是理想化的,她曾无数次幻想他的样子和相遇的地点,可惜还没有遇到过,所以也就体会不到忘记。但她相信爱情,会耐心等待爱,并守护爱。这个女孩的留言让我感到温暖。我想,若张洁天堂之灵有知,她大约是为会为她作品在今天还有这样的读者而欣慰吧。

媒体的纪念文章各不相同,各有千秋,这很正常,“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张洁。每个人的生命年轮中,都有意无意中留有一部个人的阅读史或文学史。我最初接触张洁的小说,是在17岁时,现在我已经满头白发、已到退休之年。回首望去,自己由文学青年变成了文学老年。这么多年来,一直有文学陪伴,感觉自己对生活理解和爱恋也会加深入几分。

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活着,并且永远年轻。回首自己的阅读生活,感觉自己的心态也变年轻起来。的确,爱,是真的不能忘记的。

转瞬幸福

此时,最忆那一碗汤圆,在母亲的手掌契合之间收集温暖和甜,在亲情里“回血”之后,带着“爱”的力量拥抱一个全新的春天,重新启程,迎接春暖花开。

视频“元宵”也甜蜜

能压成细粉,要不然会淡化核桃的香味,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她不放心的唠叨。对于我们姐弟来说,母亲的手就是一双神奇的手,总能把各种看似毫无关联平淡无奇的食材变成美味的佳肴,尤其是在小时候家庭条件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元宵节的那一碗汤圆简直就是人间极品。

慢慢地,我们长大后各自结婚成家,从父母的大家庭里剥离出来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奔波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里。但我们三个约定,不管多忙多远,除夕赶不回来,元宵节一定要回父母家,全家人整整齐齐的一定要吃顿饭,拍一张全家福。

这几年,我们也曾劝母亲,不要再那么辛苦亲手做汤圆,超市那么多种类的汤圆,买一包,方便省事,母亲

就是不答应。她说用糯米粉将馅料包裹的时候,就像是咱们一家人紧紧团聚在一起,一家人团团圆圆。我知道,她是在将过去的一年在沸水中升腾,让我们吃到嘴里的汤圆甜在舌尖暖在心里,祈福我们三个孩子新的一年工作生活都能越来越好。

壬寅虎年的春节,因为零星反复的疫情,客流较往年有所下降,但铁路公安民警的工作力度丝毫未减,我选择了就地过年,岗位过年。

今年的元宵节我也回不去了,正在犹豫怎么跟母亲开口时,她的视频电话就打进来了。

视频里,看到我穿着警服在候车室执勤,而不是在回家的火车上,母亲没有责怪我,她反而笑了。她说我那个“60后”的老爸,前些天在看电影

《长津湖之水门桥》时,激动的在影院老泪纵横,感慨地说他的女儿也在新疆守卫边疆,让我一定守好脚下国土,护好祖国人民,今年元宵节我们全家视频团圆。

挂了电话,我为这样的父亲母亲感到骄傲,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元宵节没有了母亲的汤圆,但我身负着家人的嘱托,站好我的每一班岗,安全防护每一趟旅客列车平安运行,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祥和,是我们全家共同的“团圆心愿”。

此时,最忆那一碗汤圆,在母亲的手掌契合之间收集温暖和甜,在亲情里“回血”之后,带着“爱”的力量拥抱一个全新的春天,重新启程,迎接春暖花开。

视频“元宵”也一样甜蜜。



北京奥林匹克塔

徐建军摄